

徐幹中論

中論

徐幹中論序

予以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

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猶至於今厥

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賢者寡

同時之人不早記錄豈况徐子中論之書不

以姓名為目乎恐歷久遠名或不傳故不量

其才喟然感嘆先目其德以發其姓名述其

雅好不刊之行屬之篇首以為之序其辭曰

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名幹字偉長北海劇

陽樹陶氏

人也其先業以清亮臧否為家世濟其美不
墮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君舍元休清明之
氣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言則樂誦九德
之文通耳而識則教不再告未志乎學蓋已
誦文數十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
食下帷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
之故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
記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
也國典隳廢冠族子弟結黨權門交援求售

競相尚爵號君病俗迷昏遂閉戶自守不與
之群以六籍娛心而已君子之達也學無常
師有一業勝已者便從學焉必盡其所知而
後釋之有一言之美不令過耳必心識之志
在總衆言之長統道德之微恥一物之不知
愧一藝之不克故日夜疊疊曷不暇食夕不
解衣晝則研精經緯夜則歷觀列宿考混元
於未形補聖德之空缺誕長慮於無窮旌微
言之將墜何暇謹小學治浮名與俗士相彌

中論卷上
縫哉故浮淺寡識之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
大道之根然其餘以疏略為太簡曾無憂樂
徒以為習書之儒不足為上欣之者衆辯之
者寡故令君州閭之稱不早彰徹然秉正獨
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浮雲若有覺而
還反者則以道進之忘其前之謗已也其犯
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于時董卓
作亂劫主西遷奸雄滿野天下無主聖人之
道息邪偽之事興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

不彰故令君譽聞不振於世王帛安車不
至於門考其德行文藝實帝王之佐也道之
不行豈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歸舊都州郡
牧守禮命踧踖連武欲致之君以為縱橫之
世乃先聖之所厄困也豈况吾徒哉有譏孟
軻不度其量擬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顏淵
荀卿之行故絕迹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
以發疾疢潛伏延年會上公撥亂王路始闢
遂力疾應命從戍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沉篤

中論卷上
三
不堪王事潛身窮巷願志保真淡泊無為惟
存正道環堵之墻以庇妻子拜日而食不以
為戚養浩然之氣習羨門之術時人或有聞
其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真而從之者
君無不容而見之厲以聲色度其情志倡其
言論知可以道長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
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之
交也則不以其短各取其長而善之取故少
顯盡已之交亦無孜孜和愛之好統聖人中

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默難測誠寶偉
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
足見辭人美麗之文並時而作曾無闡弘大
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
者故廢詩賦頌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
篇其所甄紀邁君昔志蓋千百之一也文義
未究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
疾大命殞頽豈不痛哉余數侍坐觀君之言
常怖篤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

不如之遠矣耳然宗之仰之以為師表自君
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麤舉其
顯露易知之數沈冥幽微深奧廣遠者遺之
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
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惟太宗稱嘗見幹
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
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
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
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
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
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
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克之遂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

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膠而序其大畧蓋所以致臣之意云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朱丞本校于
博古堂石邦哲識

中論二卷漢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
學北海徐幹偉長譔有序而無名氏幹鄴下
七子之一人也建安之間疾辭人美麗之文
不能敷散道教故著中論辭義典雅當世嘉
之按唐志六卷今本二卷二十篇宋大理正
山陰石邦哲手校題識邦哲字熙明再世藏
書至治二年得之錢塘仇遠氏明年夏五月

巳酉平原陸友友仁父記

徐幹中論目錄

卷上

治學

脩本

貴驗

藝紀

智行

卷下

考偽

法象

虛道

貴言

覈辨

爵祿

謹交

曆數

論天壽

務本

審大臣

慎所從

亡國

賞罰

民數

目錄終

徐幹中論卷之上

治學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
 哉學也學也者所以䟽神達思怡情理性聖
 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
 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
 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官掌教國
 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
 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

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為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為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動樸斷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岸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登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

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狗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文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焉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

斯亡救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
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夫言則
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
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亶亶沒而後已故雖有
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與其功也志者學之
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
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
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
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

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
群道也群道統乎已心群言一乎已口唯所
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
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
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
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
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為則困而不就
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
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

燧人察時令而鑛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
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
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
聖人為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
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
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
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
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
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

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
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
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
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
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
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
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第二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

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上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

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耳

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志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譎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譎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

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虞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媒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碁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弒於嘗鼈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

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
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
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媿和而不同好而不
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恕而寡非
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不以困
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
離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
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
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

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
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
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
肅命而興國卻鞮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
受服子圉以大明昭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
霄以鷄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
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
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手結繪之
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

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
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脩本第三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手
已或用乎人用手已者謂之務本用手人者
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
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讐多
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畧外急已而寬人
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

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
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
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
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莫之知也故知者
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
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
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斯
之謂歟君子之於已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
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

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駢乘上懸乎冠綉下繫乎帶珮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况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循義矣夫行異乎言言之_世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

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衰死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為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

論卷上
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
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
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
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
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
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脩
德始乎筭非終乎鮑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
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
大之謂也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

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
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
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
為人後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
能善矣又惡惡之甚也蓋人有大惑而不能
自知者舍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
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肯為也人之
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也雖曰吾
有術誰信之與故懷疾者人不使為醫行穢

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
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
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
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甚簡且易
耳其脩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
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囂煩也不要而盡不
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
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
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

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
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
鳴不為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為無人而
滅其道故絃絕而官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
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
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
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
斯道豈信哉曰何為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

善者獲福為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為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為惡而不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魯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

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况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顛顛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為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虛道第四

人之為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
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
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
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
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
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
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
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

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
善恐其不及改惡懼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
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
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興善也將以攻惡也
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
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
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
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為已之所難

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舉人
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
反之復之鑽之棘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
盡知己惡之重矣既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
取彼又將舍己况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
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
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
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
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

其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
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裏而見
邦國之表聽不過閭禁之內而聞千里之外
困人也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
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
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為員其廣不可為方先
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
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為歲會其
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

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群臣曰無謂我老耄
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
人誦其德為賦淇澳且曰睿聖凡與國之君
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下
愚反此道也以為已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
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
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
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
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

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
是已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也
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為教覆用
為虐蓋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
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
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
愚見善則譽是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
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為人
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未盡為善之理也

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
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脩
身療暑莫如親水信矣哉

貴驗第五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
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
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
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
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

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
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
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而事著明
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
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
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
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
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
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

申論卷上
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
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
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脩德亦高而長
之將何患矣夫求已而不求諸人非自強也
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
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
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已之謂通通也知所悔
壅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
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

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者也殷紂為天子
而稱獨夫仲尼為匹夫而稱素王盡此類也
故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
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誥曰
相彼玄鳥止于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
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
愛致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為
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
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闇乎此則小人不

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
王蒙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皆書名前策
著形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不慎之曾
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
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
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
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
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春令載飛載鳴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

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
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
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
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耻其面之不及子
都也君子耻其行之不及堯舜也故小人尚
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
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
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
直以升於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已者

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已者須已而植者也
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僨也亦無
日矣故僨則縱多友邪則已僻也是以君子
慎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
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
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
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
矣雖欲為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
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

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貴言第六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
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
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
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
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
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
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

金論卷上
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友弟恭夫敬妻聽朋友
必信師長必教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
庸人則亦循循然與之言此可也過此而往
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
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
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
將昏瞶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為欺我也不則
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
照也聰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

造化者也雖曰無訟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
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
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
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
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為志誣而弗貴聽也
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
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
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
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

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邇
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闔張以致之因
來以進之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
正之䟽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
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
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
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棄也荀卿曰禮恭
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
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

辨也孔子曰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
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
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
俗士辨者何也曰以俗士為必能識之故也
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
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
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
已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
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

達人也猶鷦鳥之欺孺子也鷦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踟蹰足而不為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肖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轂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救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會

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為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為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子孟繫之難欲以為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蹈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已以為往鑒焉

藝紀第七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群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

能豐其根幹故謂之庖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為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為君子也故立保民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鼗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

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人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

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寶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鍾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教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

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
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者可與論
道識乎群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
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
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
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
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
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
則民不慢愛敦則群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

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
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
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覈辯第八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
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
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
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
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其於不窮務於必

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為
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
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為
言別也為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
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
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
諭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
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之
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

可謂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
焉君子之辯也歆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
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知口於味也
口者非以已之調膳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
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已也苟
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
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
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
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鴟之好鳴鐸之喧譁哉

故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為辯絞急以為智不
遜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為美豈
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世也蓋有由
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
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
不倦謀謀如也夫類族辯物之士者寡而愚
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
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折
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偽而
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
而非者也

智行第九

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
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
為用也乃能啟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
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
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化豈徒特行

善而已乎易離象稱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
乎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大才通人有
而不能盡也書美唐堯欽明為先驩兜之舉
共工四嶽之薦鯀堯知其行衆尚未知信也
若非堯則裔土多凶族兆民長愁若矣明哲
之功也如是子將何從或曰俱謂賢者耳何
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
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

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遊夏列在四行
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
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
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
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之
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竒顏之有盛才也
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
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獨獲
魯譽之譽為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

雖體清仲尼未甚嘆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何子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柴也愚何嘗自投於井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以立情禮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以辯物豈可無一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且管仲背君事讐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任矣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

義也仲尼此為匹夫匹婦之為諒矣是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如愆過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陽貨而誅少正卯也何謂可取乎漢高祖數賴張子房權謀以建帝業四皓雖美行而何益夫倒懸此固不可同日而論矣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

智也安得乃知為仁乎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啓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睿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墜文武之業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為之作君奭然後悅夫以召公懷聖之資而猶若此乎末業之士苟失一行而智略偏短亦可懼矣仲尼曰可與立未

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於權智之實者也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偽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

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知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懾處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攘禍於忽杪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為師表此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

爵祿第十

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歟曰然諸子之書稱

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小人富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黼黻華乎其身芻豢適於其口也非以美色悅乎其目鍾鼓樂於其耳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明王在上

序爵班祿而不以逮也君子以為至羞何賤
之有乎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
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
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
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田此
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
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
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
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云

君子至止黼衣綉裳佩玉錚錚壽考不忘黻
衣綉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
暴亂之君子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位亦
如之昔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聖德昭聞王
勛弘大成王封以少昊之墟地方七百里錫
之山川土田附庸備物典策官司彛器龍旗
九旒祀帝於郊太公亮武王克商寧亂王封
之爽鳩氏之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
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世祚

太師撫寧東夏當此之時孰謂富貴不為榮
寵者乎自特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
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
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
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
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然則富貴美
惡存乎其世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為聖人之大寶曰位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
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

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覓
其願其為大寶不宜何哉故聖人以無勢位
為窮百工以無器用為困困則其資亡窮則
其道廢故孔子栖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
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
受其福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
風而振鐸則其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
鐸聲之益遠也所託者然也况居富貴之地
而行其政令者也故舜為匹夫猶民也及其

受終於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
環周公之為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
負斧扆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
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易曰豐亨無咎
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斯事
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
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
契伯益伊尹傳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

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疆場之不脩
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
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
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
哉豈一世哉

徐幹中論卷之上

徐幹中論卷之下

考偽第十一

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愒

憒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
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
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
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
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
也以盧醫不能別而溝之者不能攻也昔楊
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
王之道譎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
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

也今為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
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
以自旌託之手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手仁
愛枉直以取舉託之手隨時屈道以弭謗託
之手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
之手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手
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手觀風然而
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手能靜卑屈其
體輯柔其顏託之手溫恭然而特有距絕擊

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
託之乎動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
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
去也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
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
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乎外然其智
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
充之文辭嚴氣足以飾之是以歆而如讓躁
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

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
也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
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偽夫之傑
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
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
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
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為善吾不信之矣何者
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
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

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偽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於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子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為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歆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

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為己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為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為少然而不盜不

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衆寡以定之
夫為名者使真偽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
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
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苟
鄉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
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偽名者
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
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
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

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仁禮勇道之
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
君子之於道也必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
行之也問者曰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又疾
偽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惟其名者所以
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
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
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
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

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為而自成者也若強為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偽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為善不知偽善者為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為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

道則不聞為聞不顯為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謹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遊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遊者將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

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
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
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
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滯心舍力作為非
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
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
傳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日中采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
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

入監九御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
朝脩天子之業命書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
夜警其百工使無惰滯而後即安卿大夫朝
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
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
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正歲使有司令於
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王命
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務交遊
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遑也且先

王世宗論卷下 七
王之教官既不以交遊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遊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遊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魑魅魍魎將不吾覲而况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謂交遊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

於其實而無譏其名吾稱古之不交遊者不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遊者非謂長沐兩平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聞則奉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之隙奉贄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為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衆古之交

也為求賢今之交也為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脩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俗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後諸圜土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

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群行方外而專治交遊者乎是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比為閭使之相憂閭有胥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族有師五族為黨使之相救黨有正五黨為州使之相調州有長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鄉有大夫必有聰明慈惠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法於司徒退而頒之于其州黨族閭比之群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

道藝以歲時登其大夫察其衆寡凡民之有
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閻以告族族以告黨
黨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民有罪奇袤者
比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
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亦有
罰故民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
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群
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
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

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
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
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
無交遊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
得咸相率以正道相厲以誠慤姦說不興邪
陂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
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辯黑白取士不由於鄉
黨考行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為賢才寡助者
為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

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為也知名
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
脩道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
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為表裏禱
枕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
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
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
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
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

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鑒公法法俾夜作書下
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
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
問炬火夜行閤寺不閉把臂揆腕扣天矢誓
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
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為也非歆憂國
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
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
屋有之為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

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
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
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
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敗乃至
於斯乎且夫交遊者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
幼長而不歸父母懷棊獨之思室人抱東山
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
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
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况無君命
而自為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遊乎外久而
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

曆數第十二

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
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
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筭以
追之然後元首齊手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
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
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

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禾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湮淫廢時亂日月功武革命始作曆明

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啓閉之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為備者也故周德既衰百度墮替而曆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秋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

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戰國搆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為務是以曆數廢而莫修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法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為歲首曆用顓頊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數之士使議定漢曆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啓閉不失其節弦望晦朔可得而驗成衰之間

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為三統曆比之衆家最為備悉至孝章皇帝年曆踈濶不及天時及更用四分曆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曆猶復後天半日於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曆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今為密會宮車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於今帝王興作未有奉贊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

在分至啓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夫曆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耀之順而窮玄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麤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為後之達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天壽第十四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比干子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故司空穎川荀爽論之

以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歿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斃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

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
所惡有甚於死者比干子胥皆重義輕死者
也以其所輕獲其所重求仁得仁可謂慶矣
槌鍾擊磬所以發其聲也煮鬯燒薰所以揚
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戮辱此槌擊之意也其
死亡陷溺此煮燒之類也北海孫翹以為死
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
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
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凶則愚惑之民將走

于惡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
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徇其
名則曾參不為也子胥違君而適讐國以雪
其耻與父報讐悖人臣之禮長畔弑之原又
不深見二主之異量至於懸首不化斯乃凶
之大者何慶之為幹以為二論皆非其理也
故作辨夭壽云幹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為
鑿也不其然乎是以君子之為論也必原事

類之宜而循理焉故曰說成而不可間也義
立而不可亂也若夫二難者苟既違本而死
又不以其實夫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變化云
為固不可以一槩齊也今將妄舉其日以明
其非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穀聞之壽有
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
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穀聞之壽也孔
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
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

荀氏以死而不朽為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
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
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
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
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
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
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者周公不知天壽之意乎故言穀聞之壽者不可同於王澤是以達人必參之也孫氏專以王教之義也惡愚惑之民將反天常孔子何故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欲使知去食而必死也昔者仲尼乃欲民不仁不信乎夫聖人之教乃為明允君子

豈徒為愚惑之民哉愚惑之民威以斧鉞之戮懲以刀墨之刑遷之他邑而流於裔土猶或不悛况以言乎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然則荀孫之義皆失其情亦可知也昔者帝嚳已前尚矣唐虞三代厥事可得略乎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為少矣考其年壽不為夭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

其餘無異以一鈞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天道迂濶闇昧難明聖人取大略以為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無差跌乎且夫信無過於四時而春或不華夏或隕霜秋或雨雪冬或無冰豈復以為難哉所謂禍者已欲違之而反觸之者也比干子胥已知其必然而樂為焉天何罪焉天雖欲福仁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亡之非所謂無慶也苟令以此設難而解以槌擊者煮燒於事無施孫

氏譏比干子胥亦非其理也殷有三仁比干居一何必啓手然後為德子胥雖有仇君之過猶有觀心知仁懸首不化故臣之節也且夫賢人之道者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或見危而授命或望善而避舉或被髮而狂歌或三黜而不去或辭聘而山棲或忍辱而俯就豈得責以聖人也哉嗚呼通節之士實閔斯事其審之云耳

務本第十五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察其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瑠玖采色之章口給乎辨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衛書數之巧體驚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為也是

故能為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勝人之能懷是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况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也謗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驗而遠圖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

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圖乎大道遠圖者為仁足以覆幬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焉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

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宏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及昭公亦善有容儀之習以亟其朝晉也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子家羈賢不能用也奸大國之明禁凌霄小國利人之難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他

思莫在於公不圖其終卒有出奔之禍春秋
書而絕之曰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故春秋外
傳曰國君者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
以為聰致遠以為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惟
此文王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
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子孫心能制義
曰度德政應和曰猶照監四方曰明施勤無
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

編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如
此則為九德之美何技藝之尚哉今使人君
視如離婁聰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
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
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
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
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弗能兼容治
亂既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豐舒
晉知其亡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

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
大倫者適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
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
其然耶不其然耶

審大臣第十六

帝者昧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
為之豈非群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
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
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

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
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任其
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
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故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不
可以衆譽著也人主所宜親察也衆譽者可
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以衆譽及其
任之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衆譽而
獲大賢其文王乎畋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

幡然皓首方秉竿而釣文王召而與之言則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為太師姜太公當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有貴顯之舉也其言誠當乎賢君之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文王之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開霧而觀天斯豈假之於衆人哉非惟聖然也霸者亦有之齊桓公夙出甯戚方為旅人宿乎大車之下擊牛角而歌歌聲悲激其辭有疾於世桓公知其非常人也召而與之言

乃立功之士也於是舉而用之使知國政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已心而徒因乎衆譽也用人而因衆譽焉斯不歆為治也將以為名也然則見之不自知而以衆譽為驗也此所謂效衆譽也非所謂效得賢能也苟以衆譽為賢能則伯鯨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聖人知衆譽之或是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因或獨不以一驗為也况乎舉非四嶽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邪

說行矣臣已詐矣民已惑矣非有獨見之明
專任衆人之譽不以已察不以事考亦何由
獲大賢哉且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
識也何則大賢為行也裒然不自滿儼然若
無能不與時爭是非不與俗辯曲直不矜名
不辭謗不求譽其味至淡其觀至拙夫如是
則何以異乎人哉其異乎人者謂心統乎群
理而不繆智周乎萬物而不過變故暴至而
不惑真偽叢萃而不迷故其得志則邦家治

以和社稷安以固兆民受其慶群生賴其澤
八極之內同為一斯誠非流俗之所豫知也
不然安得赫赫之譽哉其赫赫之譽者皆形
乎流俗之觀而曲同乎流俗之聽也君子固
不然矣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
無勇與之分財取多人皆謂之不廉不死子
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舉霸
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
為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

亦謂之無能為之謠曰素鞞羔裘求之無尤
黑裘素鞞求之無戾夫以聖人之德昭明顯
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况賢
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為
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為是也故詩曰山有扶
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
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
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
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歆與

之興天和致時順遇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
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
股肱隨茲萬事隳哉此之謂也然則君子不
為時俗之所稱曰孝悌忠信之稱也則有之
矣治國致平之稱則未之有也其稱也無以
加乎習訓詁之儒也夫治國致平之術不多
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寡矣寡不稱
衆將誰使辨之故君子不遇其時則不如流
俗之士彀名章徹也非徒如此又為流俗之

士所裁制焉高下之分貴賤之賈一由彼口
是以沒齒窮年不免於匹夫昔荀卿生乎戰
國之際而有睿哲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宗師仲尼明撥亂之道然而列國之君以為
迂濶不達時變終莫之肯用也至於遊說之
士謂其邪術率其徒黨而名震乎諸侯所如
之國靡不盡禮郊迎擁篲先驅受爵賞為上
客者不可勝數也故名實之不相當也其所
從來尚矣何世無之天下有道然後斯物廢

矣

慎所從第十七

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已而從人故其治
以安闇君違人而專已故其亂以危乃一隅
之偏說也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之勢治
亂之分在乎知所從不在乎必從人也人君
莫不有從人然或危而不安者失所從也莫
不有違人然或治而不亂者得所違也若夫
明君之所親任也皆貞良聰智其言也皆德

義忠信故從之則安不從則危闇君之所親
任也皆佞邪愚惑其言也皆姦回諂諛從之
安得治不從之安得亂乎昔齊桓公從管仲
而安二世從趙高而危帝舜違四凶而治殷
紂違三仁而亡故不知所從而好從人不知
所違而好違人其敗一也孔子曰知不可由
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是而非實或似美而
敗事或似順而違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
能察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取七十餘城莒

與即墨未拔昭王卒惠王為太子時與毅不
平即墨守者田單縱反間於燕使宣言曰王
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與新王有隙懼
誅而不敢歸外以伐齊為名實欲因齊人未
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
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以為然使騎劫伐之
大為田單所破此則似是而非實者也燕相
子之有寵於王欲專國政人為之言於燕王
魯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也許

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堯與王同行也燕噲從之其國大亂此則似美而敗事者也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庶子荼謂大夫陳乞曰吾欲立荼如何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於是立荼此則似順而違道者也且夫言畫施於當時事效在於後日後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者

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於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致已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已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群策之所長棄群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王襄棄伍員屈平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亦有違人然而成敗殊馳興廢異門者見策與不

見策耳不知從人甚易而見策甚難夷考其
驗斯為甚矣問曰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好
樂而惡憂然觀其舉措也或去生而就死或
去樂而就憂將好惡與人異乎曰非好惡與
人異也乃所以求生與求樂者失其道也譬
如迷者欲南而反北也今畧舉一驗以言之
音項羽既敗為漢兵所追乃謂其餘騎曰吾
起兵至今八年身經七十餘戰所擊者服遂
霸天下今而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斯皆存亡所由欲南反北者也夫攻戰王者
之末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下
也有大本有仁智之謂也仁則萬國懷之智
則英雄歸之御萬國總英雄以臨四海其誰
與爭若夫攻城必拔野戰必克將帥之事也
羽以小人之器闇於帝王之教謂取天下
由攻戰矜勇有力詐害無親貪嗇專利功勤
不賞有一范增既不能用又從而疑之至令
憤氣傷心疽發而死豪傑背畔謀士違離以

至困窮身為之虜然猶不知所以失之反瞋
目潰圍斬將取旗以明非戰之罪何其謬之
甚歟高祖數其十罪蓋其大畧耳若夫纖介
之失世所不聞其可數哉且亂君之未亡也
人不敢諫及其亡也人莫能窮是以至死而
不寤亦何足恠哉

亡國第十八

凡亡國之君其知物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
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

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
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
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
羸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
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
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
大叔儀公子鮒蘧伯玉史鮪而獻公出奔晉
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
有子家羈叔孫婁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

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號有宮之竒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強黃歇遇難不用故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為物也非若美

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冠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為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為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為寡不足用歟先益之歟此又

惑之甚也賢者稱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
須多而知者不待衆也故王七萬而輔佐六
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
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之君
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脩禮盡意不敢侮
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也尚不能
言暴之為人也內實姦邪外慕古義亦聘求
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雪無以致之於是脅
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

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
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
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
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
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為繩索以印佩為鉗
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為辱故明王之
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
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
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為我用哉雖

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為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衰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

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五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齊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普敷惠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墳麓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

論語卷下
之有苟麤穢暴雷馨香不登讒說在側佞媚
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
度撞鍾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力匱竭
百姓凍餓死孳盈野矜已自得諫者被誅內
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之視我容貌也如魍
魎臺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哀經絃歌也如
號哭酒醴也如滌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
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官至哉今
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

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合立不易方不以天
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
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
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
尸此之謂也

賞罰第十九

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也賞罰之謂也人君
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夫賞罰者不在
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勤

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
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
孥戮汝罔有攸赦天生烝民其性一也刺肌
虧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
常存而民不治其身有由然也當賞者不賞
當罰者不罰夫當賞者不賞則為善者失其
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為惡者輕
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
於市而民不去惡也日錫爵祿於朝而民不

興善也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
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廢慶賞夫何故哉將
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
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况廢之
者乎賞罰不可以踈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
者多踈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
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
徼律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
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

申論卷下
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為國也

民數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均事後均事後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

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後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後既均故民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疚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有源治有本道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為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安所措其疆力

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
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隣比相保相愛刑罰
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
而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斯得迨及亂君
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
役者有之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
心競生偽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
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
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

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
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者其惟
審民數乎

徐幹中論卷之下

程